

建寧府志卷之四十四

崇安縣

新城記

馬森

崇為七閩上游東越咽喉之地也地險限界楚閩盤山疊阜懸崖深谷鳥道迂迴其最大者曰分水關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雄次者曰觀音曰溫林曰寮竹曰焦嶺曰岑陽曰桐木又為關凡六封守四塞在昔不城者以地險足恃也正德間盜起始議城崇興築役乃草創無完固力不三四年頻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四

崇安縣文

羨

多傾圯交道通若奏壙邑民患之至嘉靖末叛卒斬關突越戕燬虔劉崇蓋肝腦塗地矣設有城池高深叛卒安能入矧官舍民廬塵市星布倉庫禁固畜戎豐嚴視諸郊野不類城又非可但己者故曰城者盛也所以盛受民物也惟政未舉者尚歎於防民之典惠未孚者尚歎防民之心而謀先封守以興域民之作即非荒土亦非逸道予昔陳情歸道於崇見邑侯四山余君乾貞之始政惠養凋瘵去其害惜其力而民即有陽春之頌比抵家經



年又聞余侯之勤血亮采益烝烝然有洽民之心
夷考其施爲有序藝極立而法度章精神所運民
咸孚懷庶幾乎循吏之風矣夫然後達觀于隍經
始其廢謀爲斯城之役時撫臺何公寬巡臺蒙公
詔分守李公紀分巡徐公作郡貳守周君沂節推
徐君大任僉同其議而城崇焉故民皆象物而動
不戒而備莫不曰費之所以衛吾財也勞之所以
衛吾力也吾何爲而敢後咸相率而子來忘勞自
季夏庚申迄孟冬巳酉不半載而城工底績邑諸

建寧府志

卷四十四

崇安縣文

二

美

大夫士庶感侯之德思以志盛美託門人澄爲徵
予言予曰是侯蓋先于防民之心者也茲特緣人
情遵制度爲後人圖之久遠耳乃若侯之固結於
民卽有患焉可畫地而守植表而限又何待於封
疆之險至於計工鳩材時庸揣度若春秋傳所稱
士彌牟者乃其餘事耳於是爲之記以告後人若
城之堵雉周圍凡千丈高二丈四尺爲門四東曰
朝宗西曰慶豐南曰景陽北曰拱極蓋雄乎一方
侯之德也實與之同其無疆云是役也分督者

縣丞秦鳴治主簿王慎典史魯天祥例宜書及

重修縣學記

張端本

予少時讀文公之書思欲一過文公之邦覽山川之清淑訪流風緒言於遺俗而不可得懷此到於今髮種種矣泰定四年冬欽承天子命來爲崇安宰崇於建爲望邑四海內外學文公之學者咸以崇學爲宗到官數月繁劇日加剗剔稍暇得與邦人士咏遊於泮明四書指歸俗愿而纍化蓋亦前修軌範之所留也顧瞻宮牆前後華然遊道德之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四

崇安縣志

三

美

圃若至闕里登杏壇之上若聆金石絲竹磅皇齋咨久之郡士愀然進曰向廟學不修且壞至治壬戌蒲陰劉侯之治此土慨然以興滯爲已任凡木瓦之葺殘罅漏悉撤之殿堂門廡齋廬庖溷則易其故壇之亭跨衢之兩門則肇其新士得以藏修息游不窘風雨獨堂之左有祠以奉鄉賢尙爲厝簣不斲不遷不斲不夷會劉侯去弗果碑旣作而輟人以爲歉後五年公寔來爲邦侯嘗得疇昔所懷山川清淑流風緒言於文公邦今得償所願於

此能無情乎予爲之憮然噫有是哉斯學東南第一祠弗葺則道弗尊道弗尊則學弗隆何以爲天下所宗此予責也亟傾橐市材作之營之拓之平之悉治前所未治者踰月揭虔告成郡士又憚然請曰今公成劉侯之志完且美矣歲月不識將泯殆於不可予嘉郡士之能相劉侯以有成敢不諾而記諸竊惟學政一原體用相資學外無政政外無學士大夫知爲己之學凡視天下事皆職分之所當爲家國同一體惟莫不盡心焉耳若劉侯亦可謂知所以爲政者矣予之爲劉侯繼非欲侈其盛以干譽將使後人視之復繼後人也後人繼之而不替豈特十世百世而已則斯學與斯文相爲終始斯文與天地相爲悠久烏可不述其事爲繼者勸遂援筆以書之劉侯諱沉祖字濟川去是爲莆倅有聲方上績於朝云

祀二賢學宮記

朱熹

崇安建之巖邑而故宮師趙清獻公嘗爲之宰故侍讀胡文定公又其邑里人也兩公之

之舊矣然數十年之間爲是邑者不知其幾何人
無能表而出之以化於邑者乾道三年今知縣事
溫陵諸葛侯始至則將葺新學校以教其人而深
以兩公之祠未立爲已病於是訪求遺像因新學
而立祠焉明年五月甲子迄工命諸生皆入于學
躬率丞掾與之釋菜于先聖先師而奠于兩公之
室三獻成禮揖諸生而進之曰學則孔子孟尙矣然
居是邦而語其風聲氣俗之近則鄉大夫鄉先生
之賢者豈可以不知其人哉惟趙公孝弟慈祥履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四

崇安縣文

五

美

繩蹈矩爲政有循良之迹立朝著審諤之風清節
至行爲世標表故諸君之所逮聞也至於胡公闡
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
理正人心扶三綱叙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
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
愧於古人則諸君豈盡知之乎吾承乏於此過不
自料常欲與諸君相勵以聖賢之事今幸因吾民
之餘力校室以修方將日與諸君者從容俛仰乎
其間顧念古昔聖賢遠矣則與諸君自其近者而

之之是以象兩公於是堂諸君自今以來盍亦望
其容貌而起肅敬之心考其言行以激貪懦之志
然後精思熟講反之於心以求至理之所在而折
衷焉庶幾學明行尊德久業大果能達於聖賢之
事是則兩公私淑後來之本意而亦區區平昔所
望於諸君也諸君豈有意乎諸生皆拜曰諸生不
敏敢不敬早夜以思無辱先生之誨於是既退而
諸葛侯使人以是說走山間屬熹爲之記熹惟今
之爲政者固已不遑於學校之事其或及之而不
知所以教則徒以利祿誘人而內之卑污淺陋之
域是乃賊之而於教何有今諸葛侯於茲邑旣新
其學而語之以聖賢之事又能尊事兩公俾學者
由是而達焉則可謂知所以教矣此其志豈特賢
於今之爲政者而已願相與勉無負諸葛侯之教
也

重修文定書院記

彭時

崇安爲建寧望縣武夷先生胡文定公之居在焉
乾道中已祠先生於學而文定書院則自元至

正辛卯縣尹彭庭堅始建書院在今四隅里之興
賢坊其制右爲禮殿奉宣聖及四子侍坐像左爲
祠肖先生像居中而以先生從子籍溪致堂茅堂
五峯四君子配焉祠之後有堂前有重門翼有廊
廡名其門外曰文定書院蓋以表崇先賢且欲以
待來學也其意美矣然歲久滋弊近雖有修葺之
者而棟宇傾摧廡焉欲壓天順八年秋八月建寧
太守劉公行縣至崇安因入謁焉憮然有感乃捐
已俸率鄉貢士暨文國子生藍璣輩各助資庀材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四

崇安藝文

七

美

新之而命大使王仲董其事易朽除腐飾漫漶以
鮮潔規制雖仍乎舊而煥然一新觀者爲之起敬
以是年十月始事越三月而告成成之明年夏太
守考績至京語余以其故且屬記焉竊聞崇安自
名縣以來忠臣賢士之生多矣然道學之傳惟胡
氏爲盛泝其淵源實自先生始蓋先生資稟絕異
早聞伊洛微言於游楊謝三君子而以講明踐履
於家成其子從俱爲大儒遂啓新安朱氏東萊呂
氏南軒張氏之傳而道學益盛以顯至其平生著

述皆有闢名教而發明春秋之功爲尤大蓋春秋
孔夫子之親筆聖人經世之志在焉非若他經可
以訓詁通自左氏公穀以來傳註之行無慮百家
意舛辭僻卒無定說聖人之宏綱大旨往往鬱而
不明致使王安右詆爲以斷爛朝報直廢棄之不
列於學宮庸非聖經以衆說晦而安石無獨見之
明故邪先生自壯年卽知服膺是經心領神悟獨
得聖人之精微當宋南渡時執經進講深見獎重
及承詔作傳乃參考百家一折衷之以至理推闡

建寧府志

卷之四

崇安縣志

八

美

微辭發明奧義其於扶三綱叙九法抑邪說正人
心與夫尊王賤霸內夏之意尤惓惓焉自是

春秋之大義復明矣於戲周東遷而春秋作宋南
渡而傳義明先聖後賢千古一心豈斯文興故自
有其時歟鄉使安石幸而生先生之後得聞其說
將崇信是經之不暇而何敢詆棄之邪惟其不幸
出於先生之前不能超衆說以有見是以得罪於
聖人取譏於後世也然則先生之於是經誠可謂
繼往聖於旣絕開來學於無窮其衛道息邪之功

於是爲大矣我朝推崇先生列諸從祀誠萬世之公論而崇安乃先生鄉邑矧可無專祠以起後人之景仰也哉此太守所爲盡心於書院而不敢後也繼今學者仰而瞻其容俯而讀其書一惟其道德言論是式是循庶幾進德修業卓有成效然後無負於太守表章風勵之意太守名鉞字仗德世家安成爲贈學士忠愍公之子浙江憲使鈺之兄父子兄弟相繼以春秋第進士而太守爲政尤汲汲於重名節表風俗亦其學有所本且知所自云

重建屏山書院記

張 榘

屏山劉氏自五季時有諱楚者由光州都督入閩生三子各擇居止曰熬居麻沙曰幽居五夫之屏山曰幽居后山皆據山水之勝而屏山三峯疊翠潭溪澄碧尤爲佳境三族益大以蕃惟屏山最貴且顯至九世諱韜者由科第歷仕郡牧至擢汴京留守金人圍城克盡死節褒謚曰忠顯長子少傅又捍禦西蜀卒謚忠定孫珙樞密障蔽江淮卒謚忠肅季子卽屏山先生啓朱子之道學卒謚文靖

一門之內三忠一文名播南北勲銘出彙
元古今罕比也及有元之初載罹兵燹悉致散虎
惟忠顯公八世子長卓然追念先世誅茅薙荒搜
訪陳迹首於故府之基重建屏山書院復揭朱子
所書舊扁於門前作燕居以祀宣聖復作祠宇以
奉文靖晦菴忠肅三賢遺像左齋曰不遠復右齋
曰毋不敬以所藏屏山文集傳忠錄及方是閑文
集重鋟諸梓廣傳於世遂於屏山右峯之下復創
新居一所棟宇高敞簷阿周密黝堊礎粲然畢

建寧府志

卷之四

崇寧縣志

美

備扁其中曰忠文堂楣間曰文安世家堂左曰勤
室文靖公所書也右曰安分文公所書也先代所
賜御札鋟石揭之屏間門之左塾曰讀書亦文公
所書延師聚諸孫習學其中舊有家園亭館十七
景亦盡蕪沒所謂桂巖醒心泉橫秋閣萬石亭宴
坐巖之屬漸復舊貫一日予特造訪焉因與覽其
所乃謂予曰余強爲此冀彼後嗣守而勿替子盍
爲我記之予曰源深者流長德厚者流芳此理勢
之必然信而有徵也凡祖宗修德積善垂裕後昆

子孫者又當繼志述事以紹前人之休則可矣成
立之難覆墜之易豈不念哉今子長尋逐遺蹤於
數世之餘噓燭火於旣微發枯枿於已瘁使荆榛
瓦礫之場一旦翬飛鳥革突兀於眼前而屏山之
紫翠潭溪之清冷復光焉固可嘉矣然三忠之勲
業文靖之道德文章誠能仰慕企及盡其修省之
功出於流俗之表俾功名道德匹休于前又豈不
爲繼志述事之大者乎尙其勗諸子長起而謝曰
此規戒之言是可爲記遂援筆以書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四

崇寧縣志

十一

羨

武夷精舍記

韓元吉

武夷在閩粵直北其山勢雄深盤礴自漢以來見
於祀事閩之諸山皆後出也其峯之最大者豐上
而欽下巋然若巨人之戴弁緣隙磴道可登世傳
避秦而仙者蛻骨在焉溪出其下絕壁高峻皆數
十丈岸側巨石林立磊落奇秀好事者一日不能
盡則臥小舟溪而上號爲九曲以左右顧視至其
地或平行景物環會必爲之停舟曳杖徙倚而不
忍去山故多王孫鳥則白鷗鷓鴣聞人聲或磔磔

崖上散漫飛走而無驚懼之態水流有聲其
處可泳竹栢叢蔚草木四時敷華道士卽溪之六
曲僅爲一廬以待遊者之食息往往酌酒未半已
迫曛莫而不可留矣山距驛道纒一二里許逆旅
遙望不憚僕夫馬足之勞幸而至於老氏之宮宿
焉明日始能裹飯命舟而溪之長復倍于驛道之
遠促促而來遽遽而歸前後踵相屬也予舊家閩
中兩官于建安蓋亦遽歸之一爾吾友朱元晦居
于五夫山在武夷一舍而近若其後圃暇則游焉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四

崇安縣志

十一

美

與其門生弟子挾書而誦取古詩三百篇及楚人
之詞哦而歌之瀟灑嘯詠留必數日蓋山中之樂
悉爲元晦之私也予每愧焉淳熙十年元晦旣辭
使節於江東遂賦祠官之祿則又曰吾今營其地
果盡有山中之樂矣蓋其游益數而於其溪之五
折負大石屏規之以爲精舍取道士之廬猶半也
誅鋤草茅僅得數畝面勢幽清竒石佳木拱揖映
帶若陰相而遺我者使弟子輩具畚鍤集瓦竹相
卒成之元晦躬畫其處中以爲堂旁以爲齋高以

爲亭密以爲室講書肄業琴歌酒賦莫不在是
聞之恍然如寐而醒醒而析隱隱猶記其地之美
也且曰其爲我記夫元晦儒者也方以學行其鄉
善其徒非若畸人隱士遁藏山谷服氣茹芝以慕
夫道家者流然秦漢以來道之不明久矣吾夫子
所謂志於道亦何事哉夫子聖人也其步與趨莫
不有則至於登泰山之巔而誦言於舞雩之下未
常不遊胸中蓋自有地而一時弟子鼓瑟鏘然春
服旣成之詠乃獨爲聖人所予古之君子息焉者
豈以是拘拘乎元晦旣有以識之試以教夫來學
者相與酬酢於精舍之下俾或自得其視幔亭之
風抑以爲何如也

置社倉記

朱熹

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饑予居崇安開耀鄉
知縣事諸葛侯延瑞以書來屬予及其鄉之耆艾
左朝奉郎劉侯如愚曰民饑矣盍爲勸豪民發藏
粟下其直以賑之劉侯與予奉書從事里人方幸
以不饑俄而盜發浦城距境不二十里人情大震

亦且竭劉侯與予憂之不知所出則以書請
于歸于府時敷文閣待制信安徐公嘉知府事卽
日命有司以船粟六百斛泝溪而來劉侯與予率
鄉人行四十里受之黃亭步下歸籍民口大小仰
食者若干人以率受粟民得遂無饑亂以歿無不
悅喜歡呼聲動旁邑於是浦城之盜無復隨和而
束手就擒矣及秋徐公奉祠以去而直敷文閣東
陽王公准繼之是冬有年民願以粟償官貯里中
民家將輦載以歸有司而王公曰歲有凶穰不可
前料後或艱食得無復有前日之勞其留里中而
上其籍於府劉侯與予旣奉教及明年夏又請於
府曰山谷細民無蓋藏之積新陳未接雖樂歲不
免出倍稱之息貸食豪右而官粟積於無用之地
後將紅腐不復可食願自今以來歲一歛散旣以
紓民之急又得易新以藏俾願貸者出息什二又
可以抑僥倖廣儲蓄卽不欲者弗強歲或不幸小
饑則弛半息大侵則盡蠲之于以惠活鰥寡塞禍
亂原甚大惠也請著爲例王公報皆施行如章旣

而王公又去直龍圖閣儀真沈公度繼之劉侯與
予又請曰粟分貯民家於守視出內不便請放古
法爲社倉以儲之不過出捐一歲之息宜可辦沈
公從之且命以錢六萬助其役於是得籍坂黃氏
廢地而鳩工度材焉經始於七年五月而成於八
月爲倉三亭一門墻守舍無一不具司會計董工
役者貢士劉復劉得輿里人劉瑞也旣成而劉侯
之官江西幕府予又請曰復與得輿皆有力於是
倉而劉侯之子將士郎琦嘗佐其父於此其族子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四

崇安縣文

十五

右修職郎坪亦廉平有謀請得與併力府以予言
悉具書禮請焉四人者遂皆就事方且相與講求
倉之利病且爲條約會丞相清源公出鎮茲土入
境問俗予與諸君因得具以所以條約者迎白于
公公以爲便則爲出教俾歸揭之眉間以示來者
於是倉之庶事細大有程可久而不壞矣予惟成
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
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尙
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過井市情

軍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饑餓瀕死而
又不能及也又其爲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
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鏽遞相付授至
或累數十年不一嘗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
則已化爲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
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然而未之有改者豈不以里
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爲則懼其計
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於官府則鈎校靡密上
下相遁其害又必有甚於前所云者是以難之而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四

官安

夫

夫

弗暇爾今幸數公相繼其愛民慮遠之心皆出乎
法令之外又皆不鄙吾人以為不足任故吾人得
以及是數年之間左提右挈上說下教遂能爲鄉
閭立此無窮之計是豈吾力之獨能哉惟後之君
子視其所遭之不易者如此無計私害公以取疑
於上而上之人亦無以小文拘之如數公之心焉
則是倉之利夫豈止於一時其視而做之者亦將
不止於一鄉而已也因書本末如此刻之石以告
後之君子云

武夷昇真觀記

熊禾

武夷山閩之鎮也天下第十六名山是曰昇真立化洞天按舊記厥初有神星降曰聖姥母子二人始居此山又有神稱武夷君者三代以前越在要服固荒遠難證太極氣化其始也挺生一二至人以爲一方生民祖形化而後生類益衆則其間有才德絕異者衆皆臣服之以長其地故謂之君上古以來如姜嫄之棄簡狄之契與夫蜀未通之先蠶叢魚鳧杜宇開明載在傳記皆其類也又世傳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四

崇安縣志

十七

美

魏王子騫城潼川時有張湛劉景等及胡李魚氏四女子凡十二人實受地爲坻後皆避秦而仙而武夷君幔亭之宴亦在羸政之二年至漢武帝列在望秩史稱祀以乾魚始築壇壝厥後歷代封表增立祠觀唐天寶三年刻石後唐保大二年碑銘俱存宋紹聖二年觀賜額冲佑武夷君始有封號端平元年十三仙亦列封焉凡祈雨賜則遣使絕金龍玉簡于洞靡不響答其大者則謂宋三朝聖君賢佐皆神瑞世之應其有功生人顯著而叠出

昔亦有若武夷也載在祀典此實甚宜冲佑之後
有觀曰昇真乃管轄游君道淵知觀江君妙靜妙
正實始開山一日狀觀之始末示予曰洞天在一
曲天柱峯絕頂乃十三仙遺蛻之地洞室阻邃壇
宇弗修何以虔祀事遂改觀額前建太清殿後爲
法堂堂上爲樓以居仙像殿之東南爲通天臺門
廡厨寮畢且費木植瓦竹工役計緡錢幾萬有奇
經始巳巳之夏告成巳卯之冬凡觀之事悉請于
當路有司而後行上以祝天子萬壽下以利州縣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四

崇安縣志

六

漢

祈禱允爲仙聖之奧區蒼生之福地矣願屬子記
其事予以名山巨觀非當世名筆誰宜爲嘗聞學
自老氏其上者清淨無爲怡神養真而其次則呼
吸導引亦能固其筋骸養其精氣傳浸久而術益
工體玄入虛鍊真陽合冲氣久之自能離形出神
與道合真於是有白日飛昇之說此亦魂氣升天
體魄降地之理特其養之深凝之固故超於冲漠
者未卽散而蛻於塵凡者亦未易朽耳或者附其
說則與血肉之軀果能生白日之羽翰而徑青

之宮闕也以是名昇真元化之義其殆庶乎噫人之生也造則爲有化則爲無無者其真有者其妄老氏之見達矣然大化之運循環無窮所謂一點靈明炯然不昧者在宇宙間幽則爲仙爲靈明則爲聖君爲聖輔視時屈伸與道消息如蘇氏所謂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者自灼然不可誣也羣仙列聖昭布森列豈無憫下土生人之心復出而瑞斯世者乎余言足徵則願誌之名山以俟來者

雙峽橋記

劉子翬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四

崇安藝文

十九

美

建溪自崇安發源溪之東屹然而高者曰梨嶺建之望山也山之陽衆流合趨至籍溪始大梨之東有潭源衆流合趨至交溪始大嶺之北有梅嶺衆流合趨至瞿溪始大三溪會而西爲聚洲所使轉而西南與黃石游畋等溪會至是八川共流灘瀨之鳴激泓源浦淑之涵蓄輸清瀉濁悉因勢以來畎溜巒瀑從而附益之巨派長瀾橫畫翻發乃有章山屹其左石峯聳其右如頰如伏如雙闕峙如怒視鬪水出其間折而復西焉橋跨兩山疊石爲

五墩其二附岸刮土磨瓊合若無壘上乃駢臥修
榦甃以豎壘列飛宇十四楹規模宏麗且依山勢
故益雄先是暴漲水爲碇所束激地成冗墩石無
所寄橋乃陷觀妙道人詹哲鼎新營之或云下有
山骨鎖溪因涸揭浮沙數丈見石始創址自宣和
丁未興役至是一周星矣旣落成與鄉里之士游
焉橋介崇建二邑間往來憧憧視昔艱險如行茵
席間道人請文以記之因念平生與方外士游大
率皆好爲大言處以不疑彼其見是役也必抵掌
而笑曰安用拳拳於此哉我將駕龍鼉以爲梁引
飛虹而踐其背翱翔於江海濤瀾之上不亦可乎
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觀妙道人無誇誕言作
平實事營斯橋也咄嗟而財聚力隨求爲一方之
便是可記也於是乎書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四

崇安縣志

三十一

美

崇安縣四橋記

何喬遠

太倉惺涵顧公自崇安令徙爲晉江則時時爲余
言崇安人風俗之厚也縣當孔道故有橋而皆圯
自大安下至縣西清獻河涘不惟民之病涉四

方游宦行旅亦勞招招公念修復之省公帑靡所
出鳩諸民又念衆分而工鉅安所得就則召其父
老里正試語之以轉告其縣之人縉紳士庶莫不
樂輸又有微賈僑居者二人人爲一橋於是橋四
焉公政暇輒往視工筍輿一肩角巾布履而已里
正皆得從公長揖手進茗民之公作如其私家公
之視工其如家政蓋自萬曆庚子歲五月興工九
月而落成旣成公名其二橋成於崇人者曰聚善
曰會祥徽之二賈一姓程名希彥一姓洪名良輔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四

崇安藝文

三十一

美

公名其成於程者曰高程成於洪者曰洪濟蓋崇
人靡白金二千徽二賈靡白金千有餘橋之上翼
然欄楣甃石而亭之往來周通暑雨避憇勝於途
道其橋端立公小行祠常修治崇人如實日見公
公則語余君子爲政於是邦也有所興豎建置則
其邦之人皆聚族而嘉譽之吾不暇任爲人譽而
深美崇之人能成吾之意而副吾之令也其君子
欣心而輕財其小人罄力而悉資父老來請余記
余以屬公公其毋言余功也予惟孟子之言王道

其樹藝鷄豨皆有名數幽風乘屋穹室之政若至
其家而欵其廬莫良守令民之織畜力作莫不具
知古人以家爲政其心術智慮若可剖以示民故
民信而樂從之勞則爭趨事則爭使知非爲已也
爲我民也公之爲是橋也雖令余毋得言功而公
之心則崇人皆見之也是以如此成公之意副公
之令也古今人爲橋何限其最著無如吾州之洛
陽其記亦最傳於後然當時蔡忠惠公不自言功
而言吾州之民之所以成之者而至今莫不知有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四

崇安藝文

三

美

蔡忠惠公則公雖不言功崇之後世當莫不知有
公也公名士琦萬曆戊戌進士今擢禮部郎

裴村公館記

何喬遠

崇安一縣爲驛者三在縣中者曰長平北而上曰
大安南而下曰興田自長平以至大安由興田而
又南下至建陽皆以五十里獨興田之至長平以
七十里是爲官里步計之實百里也溪險而駛不
可以舟往來之客或用官舟矣則率乘春夏下瀨
行而遡上流者鮮也送車之卒遵陸而趨百里之

遙不能日一往返而陸出武夷山下客或游山不能無留連卒之直於募者有數而客過無常至其留連又有不可以二日計者卒前後送車不相應縣欲多其募直則爲費不貲而亦無所出金壇虞公來縣察而歎曰民勞且病吾何可不爲計行求古路出於裴村村中有民可以置卒於是修除道造橋梁請客皆出裴村行先是以陸遙飯客中道自南上者飯中奢自北下者飯石鼓公置館垣二於裴村悉飯其處置村民爲官卒食於公與田之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四

崇寧縣

三

美

卒至裴村而替換民朝送車暮可歸家道雖不出武夷山下客有往游者裴村之民皆其近地亦不患久淹至所以食裴村之卒率節約其縣中官舟官舖之費而無用者或減或罷多置官馬以代卒勞借攝以巡司之間空者不更請置驛宰靡朝家俸其益寡哀多截長補短貼然稱當上不加費於公而下不加賦於民民以爲大便於是使其門人蘓琰問記於予曰非敢謂能也使後之人明於改革之因庶幾舊貫以汔於康乃予所以答公則謂

治天下之道惟其平而已矣大學論治必曰平治而所以平之之要則出於絜矩公慮與困之民往來驛道動稽一日不得兼事於南畝而通力於末作其所以爲言於當道者謂夫民以八口之家寄於兩肩寸陰之勤費於尺璧坐令其擲可用之時光靡有限之僱直彼何事不可爲而直爲此任重道遠廢日而失務其所以爲與田民計愀然其欲悲肅乎其若歎卽公一端而所以爲縣可知卽公爲縣而他日爲天下可知也公視長平大安之民

建寧府志

卷之四

崇安縣文

三

美

較之興田若在左右前後上下之間而又以其身自爲前後左右上下以處興田之民此大學之道而親民之旨也則公之宜書豈特足備一縣之沿革而已而深有合於明德至善之義予安得不爲公記之公名大復字元見別號來初丁未進士

造城記

錢溥

古者城有制役有時所以謹王度重民力也然非制則犯分不時則妨農故春秋凡書城者皆致其謹而獨詩取崧高烝民韓奕諸篇則尹吉甫作以叙召伯城謝樊侯城齊與燕師城韓之功夫城者禦暴保民之所大而國次而羈而縣皆設險以守之重門擊柝以防之則患可禦而民可安焉浦城為福建建寧府屬縣古東越之城當閩浙之衝左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四

浦城藝文

二十五

美

括蒼而右永豐私聚採礦而攘敘官坑之利者無寧歲誠要區也成化庚寅都御史滕公昭巡撫至閩謂浦城為閩首邑不可無城以守請于上既得命而巡撫都史張公瑄巡按監察御史鄭公昱相繼而至乃鎮守太監盧公勝左布政使路公璧按察使唐公彬等議總厥事唯按察副使劉公城宣之公至則量程庀材喻以義舉授以成算役因子來而不竭其力財括羨餘而不歛于衆城周圍一千八百丈崇一丈九尺而闢則倍之築以埴土甃

以堅石上立埤堦下浚池溝東控山勢之騰蒼曰
金鳳南接澗灣溪水之汪濊曰南浦綿亘三五里
直抵西曰迎遠可數百步迤邐而西曰德星曰拱
北分列五門建以樓櫓而又移置社稷山川壇于
城南北增修學泮城隍廟以鎮于中規模闓麗雄
冠一方雖滕公剏謀于始而管癸巳暮秋之朔成
明年季冬之望乘三時之隙無百雉之嫌合時與
制動遵古道則皆劉公不負所舉克振憲度而成
是偉績也雅頌有作其能泯乎然必書之以紀其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四

補城藝文

二十六

美

實於是知縣張昞丞孔舒等具顛末寓余乞爲記
以鑱諸石夫築之登登百堵皆與此劉公之功足
衛乎民者城也兵食可去而信終不可去者亦城
乎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是德又守城之本也
劉公城是城爲浦城之利亦八閩之利也使守是
城者德以爲城民永賴之勿壞使徒恃山川之險
城郭溝池之固而德則罔聞城壞斯畏矣不然孟
子何以曰地利不如人和也宜以是記以爲司民
牧者告

重修縣學記

蔣 易

聖人之道行乎天地天地有變而聖人之道無窮也山川之氣鍾爲人物之秀人物不世出而山川之氣嘗鬱也粵自汝穎盜起蕩搖海寓大藩壯縣無不殘毀不唯官舍民居遭其毒燄雖夫子之宮墻亦或不免焉此天地之一大變也然當兵革之後閭閻闐闐豐草不剪瓦礫未除而廟學一新聖師有釋奠之庭生徒有肄業之所是固鎮將邑宰能知先務之爲急而天意厭亂民瘼不泯武功將

建寧府志

卷之四

浦城藝文

二十七

美

戢文治將興亦於此乎見矣浦城爲縣在郡之東北其山川疆域與信衢括相表裏自寇亂以來三州皆陷於賊窺我間隙肆其侵軼青田之害爲尤甚縣故有學在治之東南至正十有二年紅巾破浦城而學始廢十數年間因陋就簡弗克改爲乃二十有一年縣尹吳鈇始勸率士民殿堂齋廡以次修理功甫畢而青田之寇至毀撤之餘惟存禮殿越三年分省遴選元帥岳侯來鎮禦而青田之寇又至元帥提兵擊走之乃作麗譙以嚴更戍既

又行視學舍喟然歎曰夫子帝王之師萬世尊祀
余雖武弁然被服聖人之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用克保紹前緒以承光寵分省不以某匪材俾鎮
守此土也學校廢弛責其在余謀新之縣尹鄒某
蚤以經行舉於鄉議以克合乃伐木僦工經始於
某年某月不逾時而禮殿講堂門廡齋舍先賢之
祠文昌之宇以及校官之居毀者作之壞者修之
傾者正之隘者廣之先創之弗稱者遷構之巍然
翼然宮牆奐然弦誦之聲聞於道路于時尹吳鈞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四

補城藝文

二天

美

自檢校復來總縣事迄于落成咸有力焉教諭陳
某在職七年知其爲之難成之不易也以為不紀
其成則後無所考乃礲石于廡具本末請記易聞
而善之則告之曰惟昔先王建國君民教學爲先
灑掃應對養其蒙於小學之初格致誠正致其道
於大學之際是以五品遜而三物成百工熙而庶
事理周衰學散於戰國書焚於秦坑聖人之道不
絕如綫漢興開設學校五經皆置博士經明則道
亦明矣自時厥後或因或革雖損益不同其揆一

也我國家修帝王之業學校之政涵濡漸漬七八十年雖干戈日尋而教養不廢矧浦城溪山之秀扶輿清淑之氣鍾而爲賢人君子若楊文公之以文章黼黻皇猷真文忠公之以道德師表百世其著書立言皆足以明先聖之道去賢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賢人之居若此甚也扶輿清淑之氣鍾萃之已久則其所產必有傑特之才英偉之器出而爲國瑞而况夫子聖仁之氣象溫粹之容儀巍然炳然日臨乎其前諸生來游來歌其親炙其

鑽仰盍亦願學孔子勉希顏孟盡其心竭其力必要其成不中道而廢罔俾楊真專美千載是爲不負岳侯興學之美意諸君子媲美前修亦有無窮之聞矣於戲尙欽懋哉

重修大成殿記

謝遷

記曰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又曰道尊然後民知敬學祭菜者祭諸先聖先師而先聖先師者實道之所出也不知所以敬道而欲民知所以敬學亦難矣古昔聖人之道至孔子而集大成故

歷代尊之不替我國家右文興治惟孔子之道是崇郡縣皆有學以教民間之俊秀學必立孔子廟肖其像以爲釋奠所故學者知有所尊非孔子之道不講百餘年來道德同風俗一良有以也浦城建寧大邑廟學規制視他邑加宏敞歷歲旣久不能無傾圯之患成化己亥進士劉君珩來知縣事首以大成殿白諸郡貳請於上司謀撤而新之未幾劉以家艱去任時進士李君時新以府推承御史檄來視縣事至則毅然以終其功爲己任材求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四

浦城藝文

三

美

其良基仍其故不疾不徐民趨而赴始事於庚子之冬十月越明年辛丑秋八月而落成李君乃走書京師請紀其事於石嗟夫孔子之道固不以廟之興廢爲隆替然學道者之所以興起其尊師敬學之誠則於是乎實有繫焉有司者不究心於是而曰吾能興教導民者吾未之信也浦城之學者其自是益有所興起乎且余聞之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今學校之教雖特聚諸俊秀者居之至其風化感被之廣則又不但俊秀而已

愛人易使之效其將兼收之乎嗣是而吏者尙益善其後哉

重建朱文公祠記

滕祐

浦城徽國文公祠以天順戊寅歲因僧寺之舊改爲之至于今幾四十年然邈寺之始建又不知其幾十年矣仍舊則苟成物久則易弊故棟宇日就傾圯而棲神之位置于左廡瓦礫間前之好事者又以西山文忠公爲邑之賢合位於文公而竝祀之文忠後朱子而生蓋私淑其道而興起焉者亦

建寧府志

卷之四

浦城藝文

三十一

美

猶孟軻之於孔子也以之竝位過矣是祠與位兩宜易之弘治壬子夏六月建寧同知周侯時中以政蒞茲邑見而嘆曰是豈所以祇儒先繫仰思哉庸圖新之歸而謀諸太守劉公璵公曰是役烏可緩也遂以其事屬之知縣鄧應仁經理而相成之應仁曰茲義舉民咸願有助也於是鳩工之精市材之良卜日而就事焉祠旣成侯乃奉文公于中堂而以劉雲莊葵九峯黃勉齋及文忠公分位而享仍扁其門曰紫陽書院蓋不惟規模宏壯視昔

加而配位之正又足以合人心道義之公而無
欺焉侯心亦既寧止監察御史滕祐聞而論之曰
聖賢之道散在天下無所不有士慕其道想其人
則必爲之祠廟爲之肖像瞻拜之祭奠之思以有
歸也矧浦城密邇考亭聲教薰炎同于闕里故文
忠公以晚生聞知之賢讀其書得其心而文章道
德遂爲一代名儒今之地固昔之地也今之民豈
非昔之民乎苟有君子明揭而昭示之則幡然者
衆矣此祠之所以建也建之而或苟于成處之而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四

浦城縣志

三十一

羨

或乖于義則不足以聳瞻視而協典禮此祠之所
以重建也自茲以往凡邑之士拜于斯祭于斯覩
廟貌之尊嚴動往轍之遐思奮而興勉而修近而
思所以效法焉得無復有私淑前修成就德業如
昔之文忠者乎則此祠之建其有裨於學教也不
少吾儒理人先學教而後政刑周侯其真知務者
哉使後之理人者皆爲侯之所爲學教之興其有
旣乎于是邑之士民相率詣祐請曰幸書以爲記
祐日記之祠中後皆爲堂各五楹東西爲廡前爲

門名三楹經始于是年秋九月成于冬十一月記
作於明年秋八月相役而終其事者署縣事建安
縣丞郭璟董役者義民程鳳翔者士葉孔瞻云

夢筆山房記

魏了翁

世傳江文通爲吳興令夢人授五色筆繇是文藻
日新今浦城故吳興也縣故有孤山里人因以夢
筆稱之鄉先生楊文莊公嘗讀書其間比歲真希
元於山之麓得數畝地藝卉木營闔廬爲息游藏
修之所旣爲文莊識其事又以書抵了翁曰子爲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四

浦城藝文

三十三

在

我發之了翁每恨由周而上聖賢之生鮮不百年
蓋歷年彌久則德盛仁熟故雖從心所欲罔有擇
言皆足以信今貽後詩三百聖賢憂憤之所爲者
十六七六藝之作七篇之書亦出於歷聘不遇凡
皆坦明敷暢日星垂而江河流也聖人之心如天
之運純亦不已如川之流不舍晝夜雖血氣盛衰
所不能免而才壯志堅始終不貳曷嘗以老少爲
銳惰窮達爲榮瘁者哉靈均以來文詞之士興已
有虛驕恃氣之習晉魏而後則以纖文麗藻爲學

之極致方其年盛氣強位享志得往往時以所
能諱世眩俗歲滔月邁血氣隨之則不唯形諸文
詞衰颯不振雖建功立事蓄縮顧畏亦非復盛年
之比無他非有志以基之有學以成之徒以天資
之美口耳之知才驅氣駕而爲之耳如史所書任
彥升丘靈鞠江文通諸人皆有才盡之嘆而史於
文通末年至謂夢張景陽奪錦郭景純徵筆才不
逮前夫才命於氣氣稟於志志立於學者也此豈
一夢之間他人所得而予乎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四

州城雜文

三十四

在

他人亦可以奪之乎爲此言者不惟昧先王夢稜
之義亦未知先民志氣之學由是夢筆之事如王
元琳紀少踰李巨山李太白諸人史不絕書而杜
子美歐陽永叔陳履常庶幾知道者亦曰老去才
盡曰詩隨年老曰才隨年盡猶深自抑損亦習焉
言之不知二漢時猶未有是說也希元用力於聖
賢之學今旣月異歲殊志隨年長其自今所資益
深所居益廣則息遊藏修於是山也其必爲吾言
然矣睿聖武公年九十五作抑之詩曰相在爾室

尙不愧于屋漏嗚呼爲學不倦如此才有盡而志可躡乎旣以復於希元又以自儆云

永利倉記

朱熹

浦城縣仙陽鎮永利倉者故提舉常平公事黃侯靜之所爲也聞之故老其年黃侯以鄉人奉使本道奏立是倉其里中歲時歛散以賑貧乏且使鎮官兼董其事行之累年近村之民頗賴其利後以兵亂廢熄無餘歲或不收民輒告病於今若干餘年而吏部之調鎮官猶襲故號也中間知縣事王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四

浦城藝文

三十五

在

君鉛視邑之仁風諸里社倉頗有成效欲取其法以復此倉之舊而議不克合今知縣事括蒼鮑君恭叔之來乃復有請而使者吳興李侯沐深然之於是鮑君得致其役營度故壤築倉若干楹不日告成畧如舊制遂移縣廩之粟若干斛以隸焉夏發以貸冬歛以藏一以淳熙某年社倉制勅從事蓋凡貸之所及者某里某都之人固皆有望於其後而無復凶年之慮矣其所未及則亦欣然相告曰是倉息滋而藏羨其肯卒遺我哉鮑君聞之以

書來告曰邑人之情如此不忍以無記也予觀
侯當日之權足以制一道而其後爲此乃僅足
恤其鄉鄰蓋未嘗不歎其心之仁而病其不廣
今推之則未必其勢之有不能也是安得以今日
社倉之法告之哉若李侯鮑君之是役則旣足以
使黃侯之心愈久不泯而又能承天子之詔以廣
其惠於無窮是皆可書也已獨後之人能推所餘
以徧乎其所未及則有未可必者故特爲之書其
本末而并以告焉庶乎有所考而不亡也

建寧府志

卷四十四

浦城藝文

三十六

在

其極堂記

真德秀

粵山之居故無堂歲單闕始作堂南鄉又對爲小
堂命之曰其極焉夜氣澄澈乾文爛然緬瞻辰極
若在尺只則整襟肅容而再拜曰此吾先聖所謂
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者也按天官書中宮天極星
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三公侍旁藩臣環翊璇璣玉
衡高揭衡峙文昌泰階森布輝映其垣爲紫微其
象爲樞紐在人則廣朝路寢造命出政之廷萬邦
之所南面而觀仰也蒼龍主東赤鳥司南於乾

龜儼列西北其舍二十有八其度三百六十有五
在人則九畿五服庶邦庶尹之位上之所賴以幹
而作屏也昊穹無言示人以象在上者欲其宅心
正德秉剛執要以爲四方之極在下者欲其協恭
和衷并志壹慮以同尊乎五位之極昔之君子廸
簡在庭則惟主闕是補受任于外則惟王室是衛
出入不同同此心也不幸退而閑處則雖白駒空
谷而金玉其音考槃在陸而永矢弗告斯誼也惟
鄒孟氏知之故遲遲于出晝屈大夫知之故離騷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四

浦城藝文

三十七

在

之作一篇三致意焉用舍不同同此心也僕雖甚
愚其敢忘諸嗟夫在天之極遙隔層霄在我之極
炳然方寸端其在我卽所以對乎在天故無愧吾
心斯無愧吾君無愧吾君斯無愧上帝然則共極
之義豈外求哉繼自今惟朝夕欽欽猶師保是臨
志于斯堂庸以自箴

松溪縣

重建縣廳記

松溪居建寧上游其東北界與處之龍泉慶元接壤曩爲草寇竊發於黃坑而松溪首被其害邑治民居悉燹于火景泰改元之明年辛未知松溪縣事於潛張公紳謀於同寅貳令新建范公秉和判簿南昌吳公岱曰邑親民有司也上以承流下以宣化百里之所觀瞻視事而無其地可乎矧今聖天子嗣登大寶政治化維新之日茲而媁媁焉安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四

松溪藝文

三十八

在

于姑息而不加之意將以啓下人之疑而於固本之道或有戾焉于是計其費程其工各捐俸爲倡委判簿吳公專董其事材木則採于水道之通甓甃則陶于地土之近以是年十月朔經始羣公旣合庶民子來不數月而正廳而後堂與夫穿堂翼屋庫厨莫不煥然一新其規模布置高敞宏麗視舊有加焉逮壬申五月十五日訖工旣落成僉謂余宜記予惟朝廷慎擇長吏寄以專城非徒取其簿書期會之能而已蓋將欲其子育黎元害至而

爲之備患至而爲之防休養生息之盡其道耳今
張侯之興是後中何觀之寇餘之民瘡痍未復遽
奪其力無乃急非所當急乎殊不知侯之德化素
孚於民方寇之始發村落之間倉卒驚惶計惟竄
伏山林而已及不得已遭其迫脇者且皇皇然莫
知所措我侯憂之旣爲懇白於統制大臣復命義
士夙道遲遍歷招撫令下不逾時而逋逃悉歸按
堵如故及寇再聚將襲我境時僉憲司事姑蘇沈
公訥按臨定勦捕之策公受約束密令道遲抵鐵
嶺界以計紿之畢置其渠魁於庭遂擒之於是妖
氛蕩滌境內是平其德於民若是是宜民之信之
而樂趨其事赴其功而不以爲勞也予拙且老姑
記其實併識其歲月云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四

松溪雜文

三十九

新建儒學記

黃 潛

建爲先儒朱文公之闕里松溪建屬縣士生其間
身親受業於公之門與聞公言論風指於淑艾之
私者踵武後先其地雖褊小而士習爲最盛逮入
皇朝治教休明人才尤彬彬焉縣故有學規制甚

至正十二年大盜竊發於河南而江淮閩粵騷
擾不寧山谷愚民相挺而起侵軼縣境蹂踐民居
兵燹之後維夫子廟若魯靈光之歸然獨存識者
知爲天祐斯文之兆匪朝伊夕必有起其廢者今
天子方慎擇守令惠綏黎元十四年夏六月今縣
尹凌侯實來視篆之三日用故事款謁于先聖禮
成而退左右顧瞻徘徊歎息曰學校之廢興長民
者之責也我其敢不以爲己任卽命鈎考簿書徵
理歷年贍學田租在豪民黠吏之手者凡得米若

建寧府志

卷四十四

松溪縣文

四

于石資以召匠市材揆日庀事侯躬蒞教護屬功
而課其章程縣人攝尉事葉弘道暨教諭李璿訓
導傅子實皆悉力以相焉自禮殿論堂齋廡寢室
至于門廡庖廩咸撤而新之崇其垣牆端其街道
暨茨甍甍黝堊髹彤舉稱其度始於秋七月訖於
冬十月而告畢工妥神有位配侑在列範銅爲祭
器而他所宜有者靡不具完藏修游息各適其所
佩衿來集絃誦相聞饋膳之須亦無乏絕侯旣行
釋菜之禮以落其成不遠千里俾諸生楊世奉書

走金華山中以記爲請昔杜子美題詩衡山縣學
稱陸宰以雅才新意修儒服俎豆事於干戈之餘
其詞逸出橫厲氣誼激烈數百歲之下猶爲之悚
然侯下車之初而以興學爲先務披荒殘植棟宇
甫十旬浹而畢潰于成其雅才新意視陸宰孰多
乎竊觀魯人之頌僖公曰旣作泮宮淮夷攸服固
非衡山之事可同日而語也賢侯導宣上化以振
起士類將見魯人之頌復作於今雖子美未易贊
一辭矧以眇焉末學衰朽諄眊猥令載筆爲之記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四

松溪雜文

四十一

何能鋪張偉績以昭示于方來也哉姑序次其廢
興之歲月云爾侯名說吳興人大父秘書少監公
夙任風憲父集賢直學士公治郡有聲家學淵源
所從來非一日矣宜其政知所本而不繆於緩急
之序如此云

新遷儒學記

張儉

吾聖人之道與天地同始至夫子而其說大備家
傳而人誦之綱常賴以弗墜佛氏自漢明時始入
中國無父無君之教又足以禍仁義而亂天下其

爲遠近邪正孰明焉崇佛氏者漢明梁武隋煬宋
徽咸不旋踵而敗滅下此則緇衣削髮遊手遊食
之徒吾聖人之道大用則大和小用則小安以至
賤無位窮無民者亦不失爲守道之君子其爲成
敗利鈍又孰明焉食佛之報者不過屋數楹田數
頃甚有非丐覓則不足以餬其口吾聖人之報達
則公卿將相輝耀後先小則一資半級亦足以代
耕而給俯仰其爲利害又孰明焉然而佛氏之官
遍海內名山大川無弗蟠據雖極侈靡而不以爲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四

松溪雜文

聖

僭吾聖人之宮太學之外雖郡邑一設又率多簡
陋出此則嵩陽睢陽嶽麓白鹿四書院而已其爲
盛衰又孰明焉嗚呼以吾聖人之道生吾人吾人
之所以崇奉聖人者曾佛氏之不如其責亦將奚
歸哉松溪舊有學在邑治之東蓋創始於宋開寶
八年世遠年湮屢修屢廢至是益大壞前憲副邵
思抑僉憲伍汝文採輿議欲徙增載寺以白大巡
聶公文蔚可其請未及庀事而去旣而大巡施公
鎮卿至僉事會元翰姜君肅復申前請乃以命郡

守詹珪邑令陳輔相度材用之宜而予適來遂得
專理其事實經始于己丑之秋訖工於庚寅之春
左學右廟前溪後岡而蓮花湛盧七峯砥亭諸竒
峯皆排闥迎對使人有飛動激昂之勢借地於廢
取直於租民不知勞而事就緒巍然煥然蓋前此
所未有也夫皆載爲松梵院之最勝一旦燬于火
且徙爲吾聖人宮是固天實相成之而邪正廢興
之機亦可驗矣然吾人之所以求異於彼者必將
慄慄然道吾道以化其人廬其居且無負吾聖人
之所教似無爲異端之藉口庶幾可以仰副作者
之意否則似燕伐燕庸何愈乎雖然建在朱稱小
鄒魯人物之盛甲於東南親師處友由文獻而可
考察其前之所甚明持其後之所甚懼則去其非
以就其是見其大以忘其細他日士而賢賢而聖
光我先烈使吾聖人之道益尊又將不有望於今
日乎予非知道者而有志焉願相與懋勉之

湛盧書院記

揭 法

齊國朱文公講道於建寧而楊羅李之道愈尊劉

建寧府志

卷之四

松溪藝文

四十三

蔡之學亦顯其徒若黃若真若陳若李皆得以
于後世天下崇尚其道尊用其書凡師友游息問
辯之地皆建書院起於文公之祠堂在縣治之右
七十步至正十六年福建行省叅知政事阮公德
柔同知建寧路時因其址而拓之中爲講堂北爲
文公祠祠之南爲展禮之庭堂之南爲泮池而梁
其上翼以兩廡又南爲大門堂之左爲燕居門之
右爲興文神祠門之左爲叅政公祠以面湛廬山
故名曰湛廬書院明年閩海僉事般若帖木兒行

建寧府志

卷之四

松溪文

四

部覆其事而嘉之俾請于朝二十二年得請而賜
額明年署羅文諒爲山長遂來請記余嘉其請曰
惟文公之道孔孟之道也孔孟之道二帝三王之
道也松溪之人能服行文公之道唐虞三代之軌
矣今之書院昔爲祠堂不過朝夕企仰以致其慕
而已今也列爲學宮有訓迪之師焉有講誦之友
焉當求文公之微言輿論而推明之追文公之善
行懿德而懋勉之日有所進月有所益庶乎文公
之道在是而不負朝廷尊崇之實意與夫叅政作

與之初心何其幸也

通濟橋記

張湜

松溪瀕溪爲縣澗之龍泉慶元二水自東北合流入縣境南行至故縣渡其勢滋大比竹爲桴以達往來霖潦暴集水湍悍甚弗容支篙或有冒險以進多致漂溺宋慶元間秀士葉元之請于縣尹林俊卿曰古者列國有四鄰賓客之交見其門關廬館達路川梁修除之不時猶或譏其失政矧百里之民狎死而不可勝數乎尹嘉其言雖架木以爲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四

松溪藝文

四十五

梁歲久腐撓卒莫能與水抗遂至傾頽惟我國朝以修造梁道著于令洪武乙丑富民楊象沈仲善願出帑藏紮石頓布木以利永久永樂丁酉秋毀于蓄水溺態如故正統戊午予承教乏適盜起竊坑礦上命重臣統方伯連帥之屬以行恩威焉靡不由是涉亂興嗟有司亦遭多故認認然迎俟奔走之不暇八年春積雨益橫溢爲害尤甚予切憫焉乃謀諸巡官鄞聞尹輟俸資以倡興作亟勸耆老潘祖述游紹邀僧會吉祥率其徒性海正鑑普

定策悉力以相之既裒衆緣市材庀工僉以此爲
有司之事非人所得專乃白于縣以聽要束縣上
于府報許之始事于是年冬十月時瓊山李公堅
爲縣論勉有加明年以休致去又明年獲於潛張
公紳知縣事新建范公秉和復丞任併志一慮殫
其程督伙勸之勤閱四甲子而畢工舊遺石頓立
址于淵者七西南正方東北則小壑而刻其上以
殺醜水之怒橋之修五百六十尺有奇而其廣得
修三十分之一上覆以屋翼以扶欄如其修廣楹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四

松溪藝文

四十六

間四十有五而爲亭者三爲祠者五以妥上相觀
音華光泗洲許真君之神因故縣渡之舊名榜曰
通濟二公合寮佐庶屬及耆老觴酒橋上以落之
實十二年夷則月十二日也咸喜車者無濟盈徒
者無深厲屬筆于余以記焉竊聞辰角見雨畢而
除道天根見水涸而成梁有民人土地之常事春
秋所不書也是役也其造端之始成于富民而毀
于熒惑歷三十有一年而有俟于予以力振舉之
爲之以時而民不勞用之有度而財不費原其廢

興所繫固非有司常事之可槩論于法所宜書予
不得而辭也或曰以屬民而掠有司之美可乎噫
蓋有所受之矣昔蔡君謨守泉州記洛陽石橋惟
叙其役要而不他及予敢竊取斯義而備載之用
記歲月以告來者亦猶書法道書其事具文見意
者也

政和縣

重修儒學記

失名

國朝學校之設久矣學制之當爲者亦旣備矣游於學欲專其業成其材者亦有所依矣故自國初至于今登高科躋顯仕內相天子以出政治外撫百姓以固國本率出於學校於乎盛矣皇上卽位之初首幸太學且詔欲更太學而新之其崇儒右文之意猶拳拳焉於是天下聞風而起仰承德意皆以興學育材爲務於時學校煥然一新所謂上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四

政和縣文

四十八

有好事者下必有其甚焉者矣政和縣學元季兵燹弗存洪武七年訓導余應捐貲倡建之是年大成殿及兩廡戟門成又五年明倫堂及兩齋成應巨儒學者稱爲孝友先生故其舉事循序有節如此後是訓導童邦彥建光霽亭今先賢祠是也教諭劉彥行又增置牲房厨庫之類皆所以備余應之未備也至是歷年滋久不能無弊壞者而兩廡兩齋尤甚按察僉事江右孫公振望姑蘇沈公訥按臨至而歎曰朝廷方以興學育材爲心而視學廢弊

若是非所以仰副德意於是捐貲爲首倡而知
某等皆繼承恐後弊者葺斜者正兩廡兩齋則撤
而新之由是復其舊觀而宏偉有加焉訓導塗自
節以是學之成前此未有記之者必有繼於後也
政和學感上之化因前之爲而繼爲之故其傳不
廢則凡游是學者固足感矣而又承夫憲司諸公
作興之意其亦知所以有爲哉灑掃應對進退之
習前之爲也誠意正心修身之事後之爲也推其
至明道以立其體前也行道以致其用後也前後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四

政和藝文

四十九

在

兼該斯道之全有一闕焉亦是學之弊而未葺其
何能不廢哉矧予聞邑之士作於前者有陳邵吳
余四先生卓卓以功業學行竝著當時傳後世余
仰其高風承其遺矩又可以無繼乎書曰若作室
家旣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蓋望後人以成終也予
記是學以是爲言者亦書之意有望於政和諸生
云

重修學宮記

滕祐

政和去府城不二百里邑政之臧否生民之休戚

朝發而夕有聞也往者不暇論矣頃有役于郡者語人曰吾邑徭役均民樂趨矣詢其所由來曰令致是時乎秋徵輸于郡者曰吾邑征歛時民樂輸矣詢其所由來曰令致是時乎造民書告成于郡者曰吾邑攢造嚴丁料確積弊除矣詢其所由來則又曰令致是會郡有經遊是邑者歸而語人曰東和何治乎視其城則延亘堅緻暮夜有警焉探其儲蓄則倉廩充實凶荒有備焉稽其財則裁冗省費民無橫征焉下逮陰陽醫藥之所與夫恤孤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四

政和藝文

五十一

在

送灰之地罔不飭焉問其孰爲之又皆曰令也問其令爲誰則曰上海張侯瑩壬戌名進士也旣而郡守寮佐諸公稱之分省藩臬諸公稱之由是侯之名籍籍滿人耳未幾其邑庠周生元李生曉以其師學諭鍾君文手書自其邑來謁予疊疊道侯之賢與其政之善大畧如前所聞且謂民旣安止則又以其餘力役志于學宮葺大成殿葺明倫堂撤戟門而新之又創養賢堂于明倫堂之北于是腐者堅剝者飭而廢者興葢已輪然奐然矣且財

出公措工出傭力而民無所擾既落成侯或取一
戾止進諸生而課試之闡幽決疑獎勵情而貢以
遠者大者于是士心勃興相與感歎以爲吾邑百
餘年來長吏稱善治者未嘗有此先生郡先達請
記其事于後以俟有功且使後生小子有所知有
所勸邑之幸也予應之曰祐烏能文哉顧嘗慨時
之艱而服侯之賢且能久也欲竟無言可乎盜賊
征歛之餘而饑饉水火之薦臻流移未復也瘡痍
未蘇也噐訟未平也侯適令于其時始既休息之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四

政和藝文

五十一

在

生聚之又從而長養之是以治具畢張百度修舉
不一二年邑稱大治于是則以爲興教事此其時
也乃興學校以教之學校者人材之所以興也國
家治化之本也爲政而留心於學校非特有功於
人才有功于天下國家也侯能行之而又不失乎
先後之序焉仲尼之所謂既富而教者其真知治
體哉矧東和韋齋先生過化之鄉聲名文物之懿
陶冶漸染已非一日其間或以道德名或以風節
著或以功業炳炳朗朗光照史冊茲侯飭治而振

起之又得賢如鍾君者以爲之師豈非天地山川之氣將大發泄於今日而假于賢人君子以相成之與異時多士彙興彬彬響用其德業聞望必有表然特出等前修而上之者侯治邑之功偉矣夫揚人之善遏人之惡秉公議于上以風勵于天下者此大臣當事者之責也以侯之賢予獲知之悉雖不敢私竊妄議然秉清議于下以告邑之後生小子以風勵乎一方亦鄙生之所得爲也故僭識其槩如此且以俟觀風者采焉學之修也肇于正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四

政和藝文

十一

在

德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暮年而迄工贊成其事者一尹薛侯佐三尹趙侯良典幕陳君熙洪司訓李君永而耆民范謹寔董厥役云

星溪書院記

林之雍

皇朝成化十五年己亥奉勅提調福建學校僉事奉議大夫廬陵周公時可考課至政和縣邑之致仕教諭吳憲進縣志言宋政和八年章齋先生由郡庠貢京師同上舍出身授迪功郎尉是縣建書院於星溪之南正拜山下以供職事之餘讀書觀

理而養其高大之趣于以風化縣人子弟使知向
學書院歲久荒蕪廢壞謀厥址重修建以成仰止
之心以待夫有志學古之士而來居之分巡建寧
道僉事河南高公鍾秀既悉贊襄之勤仍令知縣
事承事郎沈倫請文以紀其事雍顧不文將辭不
敢乃惟是舉吾黨分內事烏不可盡其愚而已於
言哉先生有俊才下筆語輒驚人肆力經史期爲
有用復得從游龜山楊氏門人側聞河洛之學蓋
自折節以趨本實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辨義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四

政和藝文

五十三

在

利察倫理孝於親而忠於君高志大節確乎不可
尚矣故其子晦菴先生朱熹得爲道學之傳而承
先聖之統實家庭之訓有以啓之也吾友周公時
可自少有矢志常以聖賢之學自期待於先生父
子之道固已信之篤而契之深矣則夫藏修之地
而爲愛惜宜乎其然也高公鑑此爲風化攸繫非
託諸文字無以昭示永遠其向善樂義之懿則所
謂協恭和衷者也沈君克體周公之志於院之北
建天光雲影閣奉祀晦菴先生而以黃勉齋劉雲

莊祭九峯真西山爲配閣後開拓復建光風霽月
亭以臨其上且贖民屋三間竝帶曠地以埃周公
擇朱氏餘派世守其祀則其中之所存亦豈俗吏
所能彷彿哉抑學校之宮漢唐以來固所不廢惟
所習者世俗之書所攻者進取之業竟不知聖賢
大學之教爲可重此白鹿石鼓星溪之廬所以又
別有作以高其爲學之志而自不混於時俗也洪
惟太祖高皇帝建學造士以五經論孟庸學之典
是卽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以及程朱之道之在也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四

政和藝文

五十四

在

涵濡成就超越前古學者正宜盡心以求其至亦
不待於學宮之外有他求焉惟或思之不審是以
多有舍其所重而趨其所輕其能卓然聖賢修己
治人經國濟世之道自期許者蓋亦間見而特出
也周公之爲是則亦不能不爲此慮有望夫來學
者深矣若謂靜處於斯不奪外誘爲可徒務博洽
纂組之學以爲折桂之資則已悞矣凡我八閩之
士宜亦有聞而興起者以副周公之意

啓賢祠記

周子孟中

成化十有四年予奉命督八閩學事巡視至政和
其邑致仕教諭吳憲言新安朱文公父韋齊先生
嘗尉是邑大父良材翁實在養卒於官舍時方臘
亂道梗權厝護國寺後以山水明秀因塋焉今其
墳歲久蕪穢不治殊非所以崇尚先賢扶立世教
之意凡有人道者不可忘忍忘其所本邪邑民王
恣慨然趨令出貲建祠三楹於墓下以嚴奠掃立
石墓上以昭示久遠墓石祠額俱都御史貴溪高
公題仍檄布政司下郡邑着令護國寺僧人永永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四

政和疏文

五十五

在

看守邑人歡傳以爲盛事而其秀者咸知奮焉於
乎佛老虛無寂滅之教實吾道之賊而爲之徒者
猶知推其本也吾儒之道其大有功於萬世聖者
曰孔子賢者曰朱子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得孔子
而益明周程張邵之學得朱子而益明是孔子有
功於羣聖而朱子有功於羣賢矧孔子之道高深
譬之宮墻數仞非賴朱子折衷羣言直捷開明宗
廟之美百官之富抑何以得其門而入以窺萬一
乎故推孔子之道必本於正考甫而推朱子之道

必本於良林翁其義一也夫人之飲水者尙思其源蔭木者尙愛其根况千萬世有功於吾道忍忘其所本邪然知其功而不知其所以有功視彼佛老之推其本者所向雖有邪正之異如道何哉苟知其所以有功求不背其教以盡吾所以爲人之道矧文中子所謂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推斯義也吾人之於文公追慕之情其容已乎由是推其所尊相與圖於無窮後之來者當一心矣爰命邑令沈倫刻諸石以爲記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四

文和藝文

五十六

在

重建星溪橋記

尹直

建之政和縣治南有星溪焉發源於銅盤山西流入建溪水勢清瀉迅駛舊有橋以濟往來蓋創於宋咸平初縣未建之先也歷歲旣久橋圯而復興者屢矣皇明成化甲辰夏溪流暴漲濤波衝激址石漂蕩道路阻隔行旅咨嗟明年秋縣令柴侯洎丞簿幕協謀重葺顧費鉅役大乃請諸藩臬出官帑之羨役子來之氓勸分於閭右謀介於士大夫而各捐俸以先之邑諸秀俊列禁庭職近侍者闢

而喜焉咸竭祿賜之積寓以足其費於是市木石
庀工徒址以石甃梁以木構上覆以屋旁扶以欄
甍桷崢嶸丹雘曄煜遐邇聳瞻往來利涉公不甚
費民不少勞幾半載而工訖丁未之春縣令獻計
至京報諸近貴徵予記刻之橋亭中昭示於永久
惟橋之設所以達川澤之阻使憧憧者免蹇裳滯
軌之患而得以適千百里之遠無留行焉厥功大
矣故王者之政率惟是重所謂歲十一月徒杠成
十二月輿梁成蓋有以也後世有司鮮識政體往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四

政和藝文

五十七

在

往視爲末務漫不加意者有之今政和令丞簿幕
旣克同寅協恭經理措畫而近貴諸君子又能顧
懷桑梓俯念民艱捐金委帛以成茲橋皆可謂知
爲政之先務矣豈徒私恩小惠云乎哉視鄭僑閔
民徒涉而脫輶王周覆民祖車而後治斯亦偉矣
予故嘉之爲記其顛末而敦工助義諸氏名具刻
于碑陰使後有考焉係之以詩曰造舟爲梁周詩
所紀杠權椅杓雜出子史粵若橋名自商攸始或
冠以地或稱以水睠彼政和星橋滌滌朱咸平初

構橋溪浹歷年既多屢興屢毀成化甲辰夏澇瀾
瀾湍激濤衝梁傾址圯行旅齋嗟咫尺千里賢哉
邑侯視民如子曰民病涉詎非予耻乃咨同官規
畫經始乃白上司僉俞共躉費輸于公民不勞只
捐我體資倡彼義士有赫中貴顧懷桑梓樂然樂
施金帛填委屑吉締造工材克庀架木爲梁疊石
爲址上有屋覆旁有欄倚金隄隱積玉虹亘起乃
鑿輝煌聳瞻遐邇往來憧憧聯步曳履去危卽安
忘戚而喜伊誰之功不費不侈縣侯官卿同登茲

建寧府志

卷之四

政教

五十八

在

矣惠如國僑脫輶溱洧仁如王周覆車償米藜古
較今孰與斯擬嗣有仁人毋忘葺理勒詩堅珉于
載其視

壽寧縣

復縣治正門記

賈 暹

春秋譏變古而大復正壽寧雖新設之邑而縣治
創建舉如制儀門之南爲縣之正門上有樓以棲
刻漏南臨大溪橋其上以通南街倚以鎮武面以
翠屏天馬叢珠環列左右重峯四圍儼若城郭山
川壯偉他邑不逮也由廳堂而直視廉陛端峻軒
敞洞達纖悉畢見無有壅閉允爲聽政之所成化
十年有縣丞何顯者妄人也溺信巫史以南街南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四

壽寧縣文

五十九

接正門爲不利於居官者閉而塞之穿小門於東
偏以便出入正門之內又塑諸神佛像以爲厭勝
無知之民禱禳祈賽晝夜雜沓其中而有官君子
亦從而膜拜頂禮以求利益朔望拜謁與載在祀
典者同科於是香燈旛蓋日增月盛懸列戶牖宛
然一神祠佛宇而不知其爲縣治也夫縣朝廷之
縣也縣官者奉朝廷之命以居此而發號施令以
治斯民者也是則縣之正門乃朝廷政令之所從
出况節日慶賀詔赦迎接龍亭鹵簿皆當出入於

此而乃閉塞以媚鬼神爲身利而朝廷政令天子
鹵簿顧反使之由於旁門曲徑於臣子之心何如
也律以春秋豈非在所深譏而重貶者乎暹典教
於此勢不能以有爲屢嘗告諸爲政者不惟不見
聽而反以其言爲不祥而竊笑者有矣嗚呼可勝
歎哉由是縣政日益弊生民日益悴奸民猾吏盤
結膠固而不可解而在位者往往爲所牽引卒皆
以事去官而獲終吉者鮮豈非有所感召而然邪
弘治庚戌之冬慈谿鄭先生來令茲邑始下車卽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四

壽寧縣文

六

在

出繫囚節妄費釐革宿弊剖決訟牒沛然無所留
滯未旬日而訟聲盈於衢路合於四境斯民歡忭
鼓舞快然如執熱而濯以清冷也仲冬之朔適值
長至當行慶賀禮先期將習儀於浮屠之宮先生
因召屬諭曰龍亭中有碑位上書皇帝萬歲字不
宜由旁門吾將啓正門以出龍亭遂命役夫舁神
佛像悉棄屏處而出龍亭於門縣民駭愕走視譁
然以爲且得禍而畏先生之令不敢有關說惟士
君子謹曰此盛德事也相率往賀先生曰吾初至

卽欲啓以民狃於故習必廢鑄諭今因行大禮而出龍亭孰敢違者衆服先生之知且勇不二日而先生之夫人卽世惑先生者曰甚哉啓門之禍也可不慎哉先生曰吾妻來時病不能卽塗得至官舍以歿幸矣於門乎何與未幾縣有殺人獄又以惑先生曰甚哉斯門之啓不然寧有此禍耶今將奈何先生曰人殺邪抑門殺之耶彼非啓門者胡爲罹此禍邪彼以羈客商此而有媚之者不啓門其能免邪言者無以應由是浮言始息嗟乎非先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四

壽寧縣志

十一

在

生理明義精有卓見有定力其能行此邪先生名鉉字廷器爲浙東衣纓盛族學有源委弱冠領薦馳大名於縉紳間蓋非一日而累見屈於禮闈當聖天子大明黜陟以壽寧令不任斥去遴選才賢得先生而授焉先生之治大抵以利安生民爲本而不尚刑威治久弊之邑不盡三月而紀綱以立法度以行奸宄畏而善良悅士類翕然興起持之以久政治而俗化以匹休古循良可也一縣門之復於先生何有雖然昔韓文公表毀佛骨後尹京

兆神策六軍相戒不敢犯令曰彼尙欲毀佛骨况我輩邪觀先生此舉將有不怒而威不言而喻者矣夫是門之塞已若干年而始復於先生俾昔之所變一旦歸復於正春秋之所甚喜也烏可不書以昭示後來使復有如何縣丞者而讀是文能無慙乎能無懼乎弘治庚戌季冬三日記

壽寧縣重建學記

張謙

建之壽寧新邑也事多草創學宮地素卑下潢潦沮洳堂廡浸浸朽壞質諸堪輿家亦言不受山水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四

壽寧縣志

卷二

在

拱揖風氣罔鍾故積歲乏才諸生惵惵然欲更作之以告諸當道者邑小工費且鉅議多中廢嘉靖甲辰冬分巡南江戴公鯨觀風至壽顧學宮湫隘集諸生謀之又謀之邑大夫咸曰是宜改作又謀之分守雙華柯公喬意亦僉同遂以告諸巡察和菴趙公應祥是之乃檄邑令張子鶴年任其事諸庠生葉朝鎮等各捐金助工二十五年秋九月始事越明年四月功乃成殿堂齋廡門寢祠亭罔弗如式其擴基鞏固而丹雘益如也謂予方移視學

政當有言以記蹟詔士記曰稽古帝王設庠序以
校以明倫立教所以敷王道復民性也夫人愛天
地之中以生罔不有恒性愛親敬長孩提之童即
能之豈其教戒然哉忠信之心固赤子之所由以
爲大人也長而弗學斯失之矣故孔子曰十室之
邑必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也明倫斯善學矣後
世之學弗明率天下才俊之士馳驚于辭章文藝
之間童而習之白首罔功學之不明其流弊至此
極也夫君臣父子夫婦朋友長幼此五倫之大者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四

壽寧藝文

六十三

在

曰親曰義曰序曰別曰信皆吾自有之則必學爲
君臣學爲父子學爲夫婦學爲長幼朋友斯爲善
學亦皆孩提之童可能也故事父如舜事君如文
王只是忠信便爲大人故曰明倫者學之則也大
人之事也忠信者性之恒也赤子之心也二三子
之生于壽也地雖僻小其視十室之邑蓋十相倍
也豈無忠信之士可以希聖作則乎爲孔子之徒
不務好學入孔子之門不知明倫卽山薄太行水
遶崑崙徒爲山水羞矣今旣飭爾學矣二三子朝

久遊焉可不因擴基而務本覩丹雘而修文乎是役也監司作之邑令成之財取諸公儲地闢諸行司工弗擾民稱善役焉記成丹山翁學淵代南江至右文敷教樂觀厥成遂命以文付之石

養賢堂記

周序

壽寧儒學之有後堂計其成五年矣天順二年秋前教諭彭璉與序領命始來開設且以養賢名之今年春王大尹肅顧謂序曰賢者之居是堂也可無文以申其義乎因謂言曰序之承乏師席者慮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四

壽寧藝文

六十四

在

無以副皇上養賢之心也惟我太祖高皇帝奄有四海爲天下君迄今百年而民安物阜者蓋由列聖紹述成功允迪至德養賢才敷政教而然爾嘗考願之彖傳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大哉言也然天地之養物亦必賴有聖人裁成輔相所以至於鳥獸草木皆有養之之道而况於民乎聖人之養民又必資於賢才承流宣化是以與之共天位食天祿俾施澤於天下此養賢所以養民也雖然今天下郡縣之學則必命以儒師擇其俊

教之以詩書六藝之文導之以孝弟忠信之行
授之以修齊治平之術冀其有成以爲用也抑
養賢及民之意歟壽寧雖新設之邑尤必首建儒
學以勵風俗以張教化於是諸生之間學於斯朝
焉而興於斯暮焉而息於斯誠荷皇上養育之恩
也他日出而取科名登顯仕必使天下之民有以
被其澤又足以見所以不徒名其堂也若夫堂之
址在學宮之北其高以尺計者也爲間者五其廣
以丈計者八其深及廣之半而規模甚偉然則創
造之功則憲副姑蘇沈公訥也不可不書遂爲記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四

壽寧藝文

六十五

在

壽寧縣令題名記

明馮夢龍

壽令可爲而不可爲也嶺峻溪深民貧俗儉檢其
走集可使無寇寬其賦役可使無饑省其讞牘可
使無訟壽令胡不可爲也自夫隘廢而出入無譏
兵裁而訓練無質繭絲令悉而上與下相仇贖緩
額增而治與穀爭勝且界雜民頑糧微事簡而受
事者又非科卽貢取憐則不得上同於甲第征繕
則不得下視夫知莒教過不暇見長實難壽令胡

可爲也故自萬曆庚寅迄於崇禎甲戌四十五
間易令凡十有五其得量權而去者僅存孝廉
他豈盡不肖爲一州五十八縣之下流哉肘掣於
地方而福窘於資格其情亦多有悽憤而不敢控
者矣雖然以勤補拙以慈補嚴以廉代賈做一分
亦是一分功業寬一分亦是一分恩惠若夫升沉
明晦則天也余故脩載姓名俾爲令者努力自強
亦冀居上者憐僻吏之清苦而稍垂矜恤壽令胡
不可爲也

建寧府志

卷之四

壽縣藝文

六十六

在

陞科記

明 馮夢龍

天下有美名而實不美者陞科是也沿江濱湖岸
有攤長中原北地土多荒蕪開墾起稅固宜有之
建郡石國也水無涓滴不爲用山任崔嵬也要耕
詩人昔已道之矣况區區壽邑尤嵌巖偪窄之區
乎沙浮土淺梯石而耕連雨則漂連晴則涸但有
拋荒寧留餘地凡陞科皆故田也窮民鬻產未足
并糧收之彼享無糧之租此認無田之糧積欠不
償一迤自脫虛懸歲久莫窮根柢偶於訟牒中還

漸隱糧一二不敢吐實止承開墾此墾科所自來
矣余既究此弊欲以本畝所墾之數卽抵本畝所
懸之數墾愈多則懸愈少行之數年虛糧漸實可
免畝民賠累之苦而吏書固爭謂墾科係考成一
款必不可少余不得已聽之因思前司訓丹徒時
適焦山沙長數里諸勢家紛紛爭佃然有長則必
有攤長則議增攤不議減宗祖承佃遺累子孫坐
此破家歷歷可數余曾苦口爲石令景雲言之求
其踏勘條陳卽以新佃准銷舊攤之額利民甚博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四

壽寧藝文

六十七

在

景雲慨然力任會調宜與而止今身值墾科之事
牽於文法不行其志異日見景雲當下數升愧汗
矣

